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蒙汉合璧）蒙古文历史文献汉译

阿萨喇克其史

（清）善巴台吉·著

乌云毕力格·译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哈娜
封面设计：雷丹 黄曼

ISBN 978-7-5665-0549-1



9 787566 505491 >

定价：56.00元



（蒙汉合璧）蒙古文历史文献汉译

阿萨喇克其史

（清）善巴台吉 著

乌云毕力格 译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萨喇克其史:蒙汉对照/(清)善巴台吉著;
乌云毕力格译注.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665-0549-1

I. ①阿… II. ①善… ②乌…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
—中国—古代—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686 号

书 名	阿萨喇克其史
著 者	(清)善巴台吉
译 注 者	乌云毕力格
责 任 编 辑	哈娜
封 面 设 计	雷青 黄曼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8 千
版 期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549-1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目录 |

序	(1)
第1卷	(6)
第2卷	(44)
第3卷	(59)
第4卷	(81)
第5卷	(100)
跋	(130)
蒙文影印件	(133)



序

[译文]

顶礼上师！^①

依无比三宝^②之神力，

依护佑密乘本尊^③之神通，

依伟大护法诸神^④之法力，

依赖种种福荫，

愿繁衍生息吧，黄金家族^⑤！

虽将圣主成吉思合罕的子孙称作天子者多，

但深入探究详细叙述者甚少。

在他人询问时，为了使糊涂人弄明白^⑥，

以孛儿只斤氏^⑦为主将[历史]叙述到现在。

达赖喇嘛^⑧所著《圆满史》^⑨一书间接引用了[一段]比喻：“《郎氏麟卷》^⑩云：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族源，好比森林中的猴子。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好比假的绿宝石雕龙^⑪。[人]如果永世不了解有关祖先事迹的史书，好比丢弃[自己]孩子的门巴人^⑫。”^⑬“贵人需要美名荣誉，事业需要圆满目的，大人需要高贵名分。”^⑭

遵照这样的法旨，为了使当今不懂得[历史]的人了解[历史]，并希望[我们的]子孙读后继续写下去，将[史事]概括叙述，撰为此史。



[注释]

- ① 顶礼佛祖、顶礼上师、顶礼法宝，是宗教文人作品的开篇习惯用语。
- ② 三宝：“一切之佛陀 Buddha 佛宝也；佛陀所说之教法，法宝 Dharma 也；随其教法而修业者，僧宝 Samgha 也。佛者觉知之意义，法者法规之义，僧者和合之义也。”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1990 年，第 366 页。
- ③ 原文：Idam，来自藏文 yi-tham，指密乘的不共依怙主尊佛及菩萨。
- ④ 护法诸神：原文 nom-un sakiγulsud。护法神，蒙古语有时还称 čoyijong，来自藏语 chos-sgyong。护持佛法的诸神。
- ⑤ “黄金家族”，指成吉思汗后裔。在清代，确切地说是指达延汗诸子后裔诸台吉。成吉思汗诸弟后裔台吉不在黄金家族之列，他们与成吉思汗后裔诸台吉联姻，属于“姻亲台吉”（uruγ tayiji）。“依赖种种福荫，愿繁衍生息吧，黄金家族！”这句，在原书中出于押头韵的需要，将其顺序打破，写成了“愿繁衍生息吧，黄金家族，依赖种种福荫”。所以，鲍音译文出现了明显的断句错误（《阿萨拉格齐蒙古史》，《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87 页）。
- ⑥ 原文中的 ergičin 一词的词根为 ergi-，本意为“回头”、“打转”，衍生意为“晕头转向”，“糊涂”等。-gčīn 是名词后缀，多用于指人的名词。该词在这里指缺乏蒙古历史知识、糊里糊涂的人。
- ⑦ 本为成吉思汗祖先出生的氏族名称，后来演变为姓氏。
- ⑧ 此指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8—1682）。
- ⑨ 达赖喇嘛所著《圆满史》：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于 1643 年所撰《天神王臣下降雪域陆地事迹要记——圆满时节，青春喜宴之杜鹃歌声》一书的简称。原文中将该书藏文名用蒙古文音写，同时附了藏文原文，但是把



rjogs 误写为 sjogs。该书藏文原名为 Gans čan yul gyi sa la spyod pa'i mtho ris kyi rgyal blon geo bor brjod pa'i debt her rjogs ldan gzon nu'i dga' ston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 简称 bod kyi rgyal rabs debt her rjogs ldan gzon nu ma。17 世纪蒙古编年史《大黄史》中简称为 Jalayus-un qurim《青春喜宴》(莎斯基娜:《沙刺图济:一部 17 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 年,第 15 页)。刘立千先生根据本书内容汉译为《西藏王臣记》。这本书记载了释迦牟尼先世、吐蕃王朝历史人物、萨迦政权和帕木竹巴政权时期的西藏历史人物以及 17 世纪西藏的藏巴汗和顾实汗等人的传记。该书既是一部西藏历史文献,又是一部西藏文学巨著,是藏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鲍音译注的《阿萨拉格齐蒙古史》把此书与 16 世纪西藏另一部历史文献《贤者喜宴》混淆,并说《贤者喜宴》又名《青年宴史》《青年之宴》,误(《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94 页)。

⑩《郎氏麟卷》:指绛求坚赞所著《郎氏家族史》,藏文名为 rlans kyi bo ti bse ru,直译为“朗氏麟卷”。赞拉、阿旺、余万治等将此书译成汉文,取名为《郎氏家族史(又名郎氏灵犀宝卷)》(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该书的作者为西藏帕竹政权第一代执政王绛求坚赞(1302—1371)。本书的内容,第一部分是郎氏家族史,其中保留了许多神话故事,第二部分为作者的自传。

⑪ 原文为 jasaday,不甚符合蒙古语表达习惯的藏文硬译。译成 kimel gyu luu 等更合适一些。

⑫ 门巴是族称。门巴人主要居住区是西藏门隅(还包括墨脱等地)。门隅处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同不丹毗邻,道路艰险,交通闭塞。门巴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通用藏文。门巴人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也有部分人信仰原始宗教。这里有贬低门巴人的意思。

⑬ 这段引文,刘立千在《西藏王臣记》中汉译为:“郎氏族谱《灵犀宝卷》云:‘若人不知自己所出之家世,犹如林中之猿猴;不知自己之高贵种姓,犹如虚假之苍龙;不知父祖业绩之史传,犹如被弃之孤儿。’”(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79 页)赞拉、阿旺、余万治等的译文为:“生而为人,若不知自己



的族属,则宛如林中的猕猴;人若不知自己的母系血统,则犹如虚假的苍龙;若不知祖宗的谱系,则像离乡背井的门巴孩子。”(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据《郎氏家族史》载,这段话出自郎氏贝季僧格(dbal kyiseng ge)之口(同上,第6页)。在《阿萨喇克其史》中,这段话的蒙古文原文为:“dalai blam-a-tan jokiyay-san; sčuwags ldan(Tib:sjogs ldan) dibtir-tur: dam üliger tataγsan-anu rlang(Tib:rlang)-un bseru(Tib:bse ru) boti-ača yerü rüg-sen kümün öberün uy ija-yur-i ese medebesü oi dotra-ki bečin-dür adali: kümün öberün obuγ-ıyan ese mede-besü jasaday gyu luu-dur adili: ečige ebüges eyimü eyim kemeküi bičig-ün egüri ese mede-besü mön keüken-i jabqaju gegesen-dür adali kemegsen kiged.”《大黄史》的卷首也引了贝季僧格的这段语录。其原文为:“dalai blam-a-yin nomlayγsan jalalyus-un qorim kemekü teüken-dür, yerü kümün öber-ün uy ijaγur-ıyan ese medebesü oi dur düğüregsen sarbačin-dur adali: öber-ün obuγ-ıyan ese medebesü üyün(okyu)-ber keyigsen luu-dur adili: ečige ebüges-ün eyimü eyim kemekü bičig-üd-ü(i) ese üjebesü mön keüken-ü(i) jabqaju gegesen-dür adali kemegsen buyu.”达赖喇嘛所著《青春喜宴》曰:“凡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族源,好比弥漫在森林中的猴子。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好比用绿宝石做成的龙。[人]如果不读有关祖先事迹的史书,好比门巴人把[自己的]孩子丢弃一样。”(《大黄史》D本,第1页下)两书相比较,《阿萨喇克其史》明确指出,这段话是达赖喇嘛在《圆满史》中间接引用了《郎氏麟卷》,并在行间附了《圆满史》和《郎氏麟卷》的藏文书名简称的原文。从内容上看,善巴的译文比《大黄史》作者的译文更准确。据此可认为,善巴可能掌握很好的藏文知识,他可能直接利用过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假设善巴的引文是仅对《大黄史》相关内容进行编辑而得,那么他不会知道达赖喇嘛这段话是从《郎氏麟卷》间接引用的,更不能附藏文原文。

在原文释读上,这段话的第三句有一些问题,即《阿萨喇克其史》和《大黄史》中的“…… mön keüken-i jabqaju gegesen-dür adali”。其中的 mön 在



蒙古语中可解释为“该”、“本”、“就这个”等,所以整个句子令人有些费解(如不顾意境,可以理解为“好比将该姑娘抛弃了一样”)。鲍音译注《阿萨拉格齐蒙古史》把这句话译为“若不读前辈之典籍,则似迷路之儿童”(《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第87页),显然没有明白其原意。德国学者堪培根据该引文的藏文原文(mon phrug yal bor dan'dra),第一次正确解释这里的 mön 即藏文的 mon(门巴人)之意(Hans-Rainer Kämpfe, *Das Asarayči neretü-yin teüke des Byamba Erke Daičing Alias Šamba Jasay(Eine mongolische Chronik des 17. Jahrhunderts)*, *Asiatische Forshungen*, Band 81, Otto Harrasowitz, Wiesbaden 1983 H. -R. 堪佛:《善巴额尔克岱青扎萨克所著〈阿萨喇克其史〉——一部17世纪蒙古文编年史》,《亚洲研究》丛书第81卷,威斯巴登,1983年,第44页)。

- ⑭ 这段话刘立千译为“生而为人,应有名声;所学之法,应有所宗;身为大人,应有高风”(《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9—80页)。《阿萨喇克其史》中的这段话译自藏文,其藏文原文为:“skyes pa'i mi la grags pa'i gтам dgos, bya ba'i chos la grub mtha'dgos, che ba'i mi la mtho pa'i dogs”,据此,我们译如上文。鲍音译为“圣教之言于众有益,修善福事于诵经者有益,博大智慧于高尚者有益”(《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第87—88页),译文与原文相距甚远。



第 1 卷

[译文]

自印度最初的摩诃三摩多王^①以降,至净饭王^②,经历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四代[王]以后,在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③涅槃一千多年后,印度百军王^④的幼子,头发指甲全是青色,手和足扁平,眼睛向上合,父母认为是上天[派来]的鬼的化身而将他赶走。吐蕃一苯教徒为首的十个贤者拾到[那孩子],问他“你从哪里来?”[那孩子]用手指向上天,“是天上来的。[正好]我们吐蕃国没有君主。”于是[他们将那孩子]驮在脖子上带了回来。这就是吐蕃最初的“颈座王”^⑤。[颈座王]后裔吐蕃达赖苏班金座王生三个儿子:孛罗出、失宝赤、孛儿帖赤那。因为兄弟内部不和,孛儿帖赤那来到扎答地方,娶名叫豁埃马阑勒的未婚女子为妻^⑥,据说是成了[后来的]蒙古氏族。

据《青史》^⑦记载:最初为天子孛儿帖赤那^⑧,他的儿子为巴塔赤罕^⑨。他的儿子为塔马察^⑩。他的儿子为豁里察儿篾儿干^⑪。有人说他[豁里察儿篾儿干]就是如今盛传的镇坐在莽古斯嘴上的莲花生^⑫。豁里察儿篾儿干的儿子为阿兀站孛罗温勒^⑬。他的儿子也客你敦^⑭。他的儿子孛锁赤^⑮。他的儿子为哈出^⑯。这是《青史》[所记]情况。

其他史籍记载:孛锁赤的儿子撒里合勒札兀^⑰。他的儿子为孛儿只吉歹篾儿干。他的儿子为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伯颜之[妻]巴儿忽真豁阿所生的朵奔篾儿干和都蛙锁豁儿二人^⑱。朵奔篾儿干之[妻]、秃马惕[部落]的豁里刺儿台篾儿干的女儿阿阑豁阿生有不忽合答吉、不合赤撒勒只二人^⑲。不忽合答吉的



子孙成为合答斤氏。不合赤撒勒只的子孙成为撒勒只兀惕氏。孛儿帖赤那的子孙从此分出支派。[如此]似乎没有考证出蒙古诺颜们的祖先为孛儿帖赤那。朵奔篾儿干去世后,阿阑豁阿没有丈夫却生下了孛端察儿。不忽合答吉、不合赤撒勒只二人说道:“近边没有男人,这个儿子是谁的呢?”他们的母亲[阿阑豁阿]发觉后说:“你们生疑是对的。每到黑夜[里],有个透明的黄色的人,沿着天窗进来时,屋内[一片]光亮。早晨变成黄色的狗出去。看征兆或许是上天的儿子吧!”《青史》和达赖喇嘛的《青春喜宴》两部书称,“感日月之光所生的孛端察儿蒙合黑。”^②

孛端察儿的子孙成为孛儿只斤氏^③。孛端察儿的儿子为合必赤把阿秃儿^④。他的儿子为必乞儿把阿秃儿^⑤。他的儿子为篾年土敦^⑥。他的儿子为合赤曲鲁克^⑦。他的儿子为伯把儿思升豁儿多黑申^⑧。他的儿子为屯必乃薛禅^⑨。他的儿子为合不勒合罕。他的儿子为把儿坛把阿秃儿。他的儿子为也速该把阿秃儿^⑩。

[一天]也速该把阿秃儿兄弟几人捕猎时,发现了一群移牧人的踪迹,便顺着追上去。原来篾儿乞惕[部]的男人赤列都从斡勒忽讷兀惕部娶了名叫诃额仑的女孩子正在归家。当也速该把阿秃儿兄弟几人追到时,赤列都鞭策着他那快黄马逃跑。[也速该等从后面]追赶,[赤列都]绕过一小山嘴,转回到自己的车旁。诃额仑说:“刚才那三人行色可疑,或许会害你的性命。你只要性命在,妻子总会有的!为了一女子,牺牲性命不值。常闻着我[身上的]气味吧!”她说着脱下自己的衬衫给了[赤列都]。赤列都很生气,刚接过衬衫,[也速该]兄弟追了上来,于是急忙逃命。[也速该兄弟]追赶,过了三条河没能追上[才罢休]。

带诃额仑返回时,也速该把阿秃儿牵着[车子的]缰绳,他哥哥捏坤太师做前导,弟弟答里台斡惕赤斤赶车。[途中]诃额仑大声哭泣。答里台斡惕赤斤说:

“你要搂抱的,
已经翻越过重重山岭。
你在哭泣的,
已经涉过无数条河。
寻也寻不见踪迹,
望也望不到身影。



你的哭声他已经听不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要作声了！”

诃额仑默不作声了。据说，这就是也速该把阿秃儿娶诃额仑的经过。

也速该把阿秃儿俘获塔塔儿[部]的帖木真归来时，诃额仑生下了手里攥着髀石大小黑色凝血块的男婴。因为恰好在俘虏帖木真时降生，所以取名为帖木真。从第二天开始，有一只鸟落在伸入水中的陆地上的一块石头上，顺时针盘旋鸣叫了三天。也速该把阿秃儿心想，这孩子刚一出生，[就出现了]这只鸟，或许是[好]兆头。于是砸开石头一看，里边有一枚玉玺。那只鸟又飞来落在门上，叫“成吉思！成吉思！”这就是[给帖木真]起为成吉思的缘由^{②9}。

依长生天之气力所形成，降生到人间的名为成吉思的男儿，于水马年夏初月十六日，出生在斡难河的迭里温孛勒答黑地方^{③0}。

诃额仑母亲所生哈布图合撒儿生于木猴年^{③1}。哈赤古生于火狗年^{③2}。斡赤古生于土鼠年^{③3}。另一个[妻子]芒吉仑^{③4}生了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二人。

成吉思九岁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带他前往诃额仑的娘家斡勒忽讷兀惕[部]去，想为他聘媳妇。途中遇见翁吉剌惕部人德薛禅。[德薛禅]问：“也速该亲家到哪里去？”也速该说：“我去斡勒忽讷兀惕为儿子聘媳妇。”德薛禅说：“这两宿梦见一只白海青抓着日月飞来，落在我的手上。向他人打探这一梦。[这白海青]本来是你们乞颜部孛儿只斤氏的吉兆。到我家去吧！家里有个名叫孛儿帖的十岁的女儿。

自古以来我们翁吉剌惕人，

与他国无争，

将颜面秀丽的姑娘，

嫁与皇家。

[让她们]坐在大篷车，

驾着黑色公驼，

送上皇后之位。



将姿色美丽的姑娘，
坐在高轴车，
驾着黑青色公驼，
送上国主皇后位。
到我家去看看吧！”^⑤

说着就把[也速该父子]请到他家里。[也速该]看那姑娘，是一位面上有光，目中有火的姑娘。看了很是中意。[也速该父子]宿了一夜，第二天[向德薛禅]聘他女儿。德薛禅说：

“不是多次聘娶后应允就能受敬重，
不是一次聘娶便答应就被欺凌^⑥。
女孩子的命，不可老在生身之家乡。
我把女儿许配，你将儿子留下。”

于是，也速该把阿秃儿留下儿子回去了。独自归途中，遇见塔塔儿人正在举行宴会。[他]心想“[这是]可怕的部众啊！但不能躲过去呀！”便赴了宴。[塔塔儿人]在食物里下毒[给他吃]。途中，[也速该把阿秃儿]发病^⑦。回到家里，也速该把阿秃儿说道：

“途径可怕的塔塔儿国，
享用了美味的食物，
生命已垂危。^⑧
身边有谁在？”

有人道：“察刺合老人的儿子蒙力克在。”将蒙力克叫到跟前说：“留下成吉思在德薛禅那里做女婿，归途中被塔塔儿人暗害。我很难受。快去把成吉思带回来！”说罢，就去世了。蒙力克去对德薛禅说：“也速该把阿秃儿思念成吉思，我来接成吉思回家！”德薛禅说：“回去吧！快回来啊！”就让回去了。

蒙力克接回成吉思后，泰亦赤兀惕人将成吉思母子遗弃在营地迁徙了。察刺哈老人前去泰亦赤兀惕人处劝阻塔儿忽台乞邻秃黑时被他刺了一枪。察刺合老人受了伤，回家躺下。成吉思去探望时，察刺合老人对成吉思说：“你贤父所收的



我们的兀鲁思,被你们泰亦赤兀惕兄弟们带着走了。我前去劝阻,竟被刺伤成这个样子!”成吉思[听后]哭着回去了。诃额仑前去追回了部分百姓。可是[不久],那些百姓又丢下[成吉思一家]跟随泰亦赤兀惕人迁走了。

诃额仑母亲握着山药养育着孩子们。有一天,成吉思和合撒儿二人对诃额仑母亲说:“前天,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二人抢去了我们钓到的鱼。今天又夺去了合撒儿射中的一个雀儿。除掉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二人吧!”母亲说:

“除影子之外没有伴当,

除尾巴之外没有鞭子。

不要说出先前阿阑豁阿母亲

孩子们说的那种话!”如此大声责骂。

成吉思、合撒儿把门猛力一甩,出去了。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俩正坐着看管八匹银合马,成吉思从前面,合撒儿由后面走了过来。别克帖儿[发现后]说:“你们要杀我就杀吧!但不要杀别勒古台弟弟,他必定会给你们出力气。”^⑨杀了别克帖儿,成吉思、合撒儿回到母亲跟前。母亲说:

“像冲向山崖的野鹰,

像咬噬胞衣的狗,

像雨中奔窜的狼,

像咬驼羔脚踵的雄驼,

像捕不到的老虎,

我的儿子们啊,

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呀!”^⑩如此训斥。

正在此时,泰亦赤兀惕人突然袭击,把成吉思只身捉去,戴上木枷,[每家]轮值看管。锁儿罕失刺^⑪的两个儿子赤老温、沉白心疼他。有一天,夏月十五日^⑫,泰亦赤兀惕人举行盛大宴会,将成吉思交给一个弱者看管。成吉思用木枷击倒[那人]逃跑。那人大声喊叫而去。于是泰亦赤兀惕人全体[出动]寻找[成吉思]。成吉思跳进斡难河里躺下,只露出嘴。锁儿罕失刺看到后说:“正因为你这样有智谋,才目中有火,脸上有光。赶紧回到母亲身边!我不会告发你的!”说罢,便走开



了。等泰亦赤兀惕人解散后，成吉思来到救命人锁儿罕失刺家里。锁儿罕失刺责备说：“我不是叫你回到你母亲那里吗？你怎么到[我家里]来了？”赤老温、沉白两个儿子说：“雀儿钻进树丛，藏在里面不外出。孛儿只斤后裔投奔咱家，[咱们]死就死吧！[保护他吧]”说着就用斧子砸开木枷，将成吉思藏进装羊毛的车里。泰亦赤兀惕人称：“带木枷的人能逃到哪里？咱们挨户搜查！”第二天搜到锁儿罕失刺家，要搜羊毛车时，锁儿罕失刺发怒，说道：“这么热的天能把活人藏在那里边吗？我没偷你们的什么东西！”于是[搜查的人]都散去了。锁儿罕失刺对成吉思说：“你险些把我们断送了，你回到你母亲那里吧！”说着，让他骑上一匹不生驹的黄色骠马，又给一只吃两个母乳的肥羊羔肉做干粮，送走。[成吉思]沿着先前筑过栅寨的地方，寻踪辩迹，到斡难的别迭儿山嘴与母亲相会了。

从此，[成吉思一家]往不儿罕合勒敦山前的桑沽儿小河畔居住。有一天，强盗把八匹银合马抢去了。傍晚，别勒古台在甘草黄马上驮着旱獭，牵着马步行回来。[听到八匹银合马被抢]说：“我去追！”合撒儿说：“你不行，我去追！”成吉思说：“你们俩都不行，我去追！”说罢，骑上甘草黄马，循着踪迹，追了三宿，遇见有一个少年看管一大群马。成吉思向他打听八匹银合马。那少年回答说：“从这里被赶过去了。那可儿(伴当)，[看来]你很艰辛，男子汉的艰辛都是一样的。我愿和你结伴！我的父亲名叫纳忽伯颜，我是他的独生子，叫孛斡儿赤。”说罢，给成吉思骑上黑脊白马，自己骑上淡黄快马，没跟父亲打招呼就去了。循着踪迹又追了三宿，到了一个大“古列延”(圈子)，看见众人正围着八匹银合马睡觉。成吉思对孛斡儿赤说：“那可儿，你留在这里，我进去赶出来！”孛斡儿赤说：“平安时结为伴当，战乱时逃避退缩。那样的话，我帮你没有一点儿功劳！”^④说着一同进去[将八匹银合马]赶了出来。从后面追上来时，孛斡儿赤说：“那可儿，你把弓箭给我，我来[与他们]对射！”成吉思说：“我怕你为我而受到伤害！”说着，返身对射。追来的人便停下来了。走到纳忽伯颜家附近，成吉思说：“那可儿，如果没有你，我自己怎能找回这些马呢？咱们平分吧！”孛斡儿赤说：“好那可儿！因为你很艰辛，我才来帮忙。怎能要[你的马]呢？我父亲纳忽伯颜的积蓄，对我这个独生子是用不尽的。如果要了[你的马]，我的帮助算什么帮助呢？”这样没有接受。来到纳忽伯颜家



里,[看见]纳忽伯颜因过于悲痛而[生病]躺着。一见儿子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孛斡儿赤说:“我看到这位好那可儿很艰辛,就同他去了,现在回来了!”纳忽伯颜笑着说道:“从今以后,你们两个孩子不要放弃相助!”于是,宰了一只吃两母乳的肥羊羔做干粮,叫他返回。成吉思从那里出来,过了三天,才回到在桑沽儿小河边的家里。

成吉思派合撒儿、别勒古台二人前往德薛禅那里^④。“先前曾聘过德薛禅的女儿,你们二人前去聘来!”这样派遣了。[他们二人]顺着客鲁涟河,到了德薛禅家里。德薛禅说:“我听说泰亦赤兀惕人加害了成吉思及其兄弟们,今天太阳给我升起来啦!”于是,许配了孛儿帖兀真。[孛儿帖兀真的]母亲搠塔一直送到桑沽儿小河的古连勒古[地方]。等搠塔母亲返回后,[成吉思又]派别勒古台去请孛斡儿赤来做那可儿。别勒古台一到,孛斡儿赤连向父母都不禀告,就骑上一匹拱脊甘草黄马,同别勒古台一同来了。此后,[成吉思一家]迁到客鲁涟的不儿吉额儿吉地方。

成吉思、合撒儿、别勒古台三人前去拜见王罕,说:“昔日您曾与我父亲结为安答,也就如同我的父亲。[现在]我给您带来了娶亲时[丈人家]给穿的貂皮袄!”就[把貂皮袄]给[王罕]穿上。王罕非常高兴地说:

“作你貂皮袄的回报,
要把你溃散的国众聚集到一起!
作为你黑色袄的回报,
要把你散失的百姓聚合到一起!”

兀良哈的札儿赤兀歹老人领来名叫者勒篾的儿子,[对成吉思]说:“当初,在斡难河边的迭里温孛勒答黑地方时,你成吉思出生的时候,我曾[给你]做过摇车,[连同]这个三岁的者勒篾送来,但因为说他还小,就带回去了。如今又把者勒篾领来,为你备马鞍子吧!”

有一天早晨,在诃额仑家中使唤的老妇人豁阿黑臣起早后说:“有大动静!快起来!”成吉思、合撒儿、别勒古台、哈赤古、斡赤古、孛斡儿赤、者勒篾、诃额仑母亲九人[各自]骑上了马,孛儿帖兀真没有马骑。骑上马的人登上了不儿罕合勒敦山。来军抢走了孛儿帖兀真、别勒古台的母亲芒吉伦和老妇豁阿黑臣三人。那些